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明

世宗皇帝

嘉靖十四年春正月罷督理倉場中官初孫交為戶部尚書以監督倉場中官為數太多初止數人正德中增至五十五人

請盡去之并臨清淮徐諸倉一切勿遣帝罷撤其半餘仍如故至是監督中官王奉季慎互以奸贓訐奏下法

司按問給事中管懷理山東臨邑人因言倉場錢穀皆戶部事今參用內官惟肆貪饕于國計無補請悉撤回從之

先是帝既盡撤天下鎮守中官至是復罷倉場監督其後又裁筆京營提督監鎗太監于是諸閹斂跡終帝之世四十餘年不敢為惡

莊肅皇后夏氏崩禮臣上喪儀帝曰嫂叔無服且兩宮在上朕當服青臣民如母后服夏言奏羣臣不敢以素

服見上請暫罷朝參許之已而議諡張亨敬曰大行皇后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宜用二字或四字言與李時

等以莊肅配武宗請遵累朝舊制帝不悅因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已悟亨敬言非是改諡孝靜莊惠安肅溫誠

順天偕聖毅皇后

二月作九廟祖宗各為專廟太祖廟居中左為三昭廟與文祖世室世不遷而四右為三穆廟廟各有殿殿

有寢以藏主皆南向世室殿寢視昭穆廟加崇廣焉帝語閣臣曰文祖廟為世室則世廟字當避張亨敬言世廟著明倫大典頒詔四方不可改文世室宜稱太宗廟從之

三月葬孝靜皇后

遼東軍亂囚巡撫都御史呂經字道夫陝西甯州人經以苛虐失眾心為亂軍所執故事每軍一佐以餘丁三每馬一給

入均徭冊盡收投地還官又役軍築邊牆督趨過當諸軍詣經乞罷經榜笞訴者卒遂亂毀府門大均徭冊經竄別室中搜得之裂其衣裳幽之都司署帝聞召經回行至廣甯悍卒于蠻

兒等復辱之巡按御史曾銑字子重江都人上言往者甘肅大同軍變處之過輕羣小謂罪不過此遂徂為故常今宜

誅首惡以懲其後乃捕斬數十人懸首邊城全遼大定擢銑大理寺丞經謫戍

夏四月張孚敬罷 孚敬有疾帝與李時言頗及其執拗且不惜人材以叢怨孚敬聞之念前此三黜皆為帝所薄遂屢疏乞骸骨許之明年復遣官視疾趨入朝行至金華疾大作乃歸

召費宏復入閣 帝追念宏遣行人即家起之比還朝眷遇益厚常偕李時召入無逸殿與周覽殿廡從容笑語移時始出自是數有咨問宏亦竭誠無隱承張桂操切之後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

秋九月詔九卿會推巡撫官 帝懲遼東之變欲慎簡撫臣費宏請會九卿推舉如京堂官例從之

冬十月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 諡文 帝深嗟悼賻賻有加贈太保 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中遭讒構迄以功名終

丙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 字養和 為兵部侍郎總制三邊 先是濟農居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

用牛皮為渾脫 即革囊騎以渡河俗謂之皮渾也 渡入山後諸達亦自豐州 注見前 入套相率為邊患總制唐龍

字虞佐 蘭縣人 用總兵官王效 延綏人 梁震 新野人 數敗敵 十二年冬虜犯鎮遠關效震慶之河虜殺溺死者甚眾明年又犯黃甫川震擊走之既而復犯花馬池不得入引去震追敗之

乾溝鎮遠關在甯夏府寶豐縣西南黃甫川在葭州府谷縣東北 然蹂躪迄無甯歲及是天和赴鎮 龍召為有城乾溝亦曰蘆溝在葭州府靖遠縣北甯夏府原邊接界處

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堡 時兵革皆雙輪用二十人過險即困又行遲不適于用天和仿前總督秦紘雙輪車上置礮槍弩戰前樹後設牌左右虎盾連二車蔽三十四人一人挽之推且翼

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土其中敵遠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敗則騎兵追以練諸邊將濟農以十萬眾將大舉入犯天和策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

延綏副將白爵宵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 黑河即古黑水在榆林府北晉書載記赫連勃勃于黑水之南營都城即此 遇伏大創而去

爵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其分犯甯夏者亦為王效所破捷聞進天和左都御史

二月帝奉章聖皇太后詣天壽山謁陵 帝至沙河見居民蕭條顧謂大學士李時曰七陵在此宜加守護時對

曰昔邱濬建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今若于昌平增一總兵可南衛京師北護陵寢帝乃下廷臣勘議于沙河築華城 在昌平州東南今有同知及都司駐此 為置戍焉

夏五月毀禁中佛殿 禁中大善佛殿元時所造藏金銀諸佛像及器物至是悉命毀之凡一百九十六座其重

兵車雖古制亦不過施於平原彼此伎倆相等者耳後世地利不同用之即難取效房瑄陳濤之敗已事可徵至宋而李綱宗澤聞一議行卒未收其實用況雙輪人較運用純遲彼以此挫銳衝堅殆如兒戲劉天和特為變通良法輒用

以練習邊兵不知一車之上而督戰牌盾錯置難陳勢必艱重難勝所謂適用者安在況邊隅攻戰全在精騎摧鋒豈可輔以連車礙其馳騁書生迂拙之見真不值一哂耳

萬三千餘斤以其地建太后宮

冬十二月以道士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元節自嘉靖三年召入京大加寵信封真人班二品贈其父母官其孫及曾孫至是

以皇儲生嘉其禱祀功拜尚書

閏月以禮部尚書夏言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入閣李時雖為首輔政多自言出時亦每推讓焉

十六年春二月詔右都御史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討安南初安南社堂燒香官陳暉安南前後有兩陳暉一在宣德時黎利偽奉以降一即此

詭稱前王陳氏後殺國王黎暉而自立自黎利後九傳而至明多行不義遂及于難明臣莫登庸初附暉後與黎氏大臣阮宏裕等

起兵討暉暉奔諒山兵敗走死立暉兄子諱為王登庸握兵柄潛蓄異志黎氏舊臣鄭綏以諱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酉

榜登庸破綏捕殺酉榜益恃功驕恣旋逐諱諱奔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已復殺應篡其位不通朝貢者二十

餘年至是諱子甯時諱已卒于清華遣使告難乞興問罪師夏言等列登庸罪狀請大振宸斷尅期徂征詔起伯溫于

家伯溫先為大理丞坐李福達獄奪職尋起用都御史以憂回籍命參軍務以都督僉事江桓牛桓督軍討之兵部侍郎潘珍字玉卿婺源人言安南

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用兵非計廣東巡按御史余光字江甯人亦言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不足深較但

當罪其不庭責以稱臣修貢不必遠征以疲中國帝怒褫珍職奪光俸已而伯溫至京奏上方略而帝意忽中

變命暫緩師會雲南巡撫汪文盛字希周崇陽人招納黎氏舊臣得其進兵地圖并獲登庸間謀及所傳偽大誥登庸篡位

時作大誥五十條頒之國中上之命仍遵前詔征討明年春文盛復以登庸降表至請宥罪許貢下廷議僉言不可許乃起

萬餉百六十萬石欽州知州林希元則極言登庸易取狀請即日出師兵部尚書張瓚不敢決復請廷議議上

無成策帝不憚讓瓚師復止初帝以用兵事重本無必討意特欲威服之故命下而罷者再至十八年登庸屢

表乞降帝亦欲因撫之再下廷臣議勸撫之宜瓚及廷臣請仍命伯溫南征如登庸束手歸命無異心則待以不死從之張經字廷義侯官人

夏五月雷震謹身殿冬十一月故昌國公張鶴齡下獄死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太后衣敝襦

席藁為請不得鶴齡殞死獄中。

秋十七年夏六月詔議明堂大饗禮下戶部侍郎唐胄字平侯瓊山人于獄。初獻皇帝廟止修時祀至是前揚州府同

知豐坊字存禮熙之子請建明堂尊獻皇帝廟號為宗以配上帝禮部集議尚書嚴嵩字惟中分宜人言傳稱萬物成形于

秋故秋祀明堂以父配主親親也至宋儒論則主祖宗之功德今以功德則宜配文皇以親則宜配獻皇且未

有稱宗而不祔太廟者帝夏言不敢議帝曰皇考稱宗豈為過情言是曲順帝旨以為嚴父配天允合周

道唐胄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至周成王之世未聞以嚴父

配天之祭移于武王也臣謂明堂宜奉太宗配若獻皇帝得聖人為子不待稱宗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

矣疏入帝大怒下詔獄黜為民坊性狂誕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桂等以片言取通顯待命久之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死人咸惡其畔父云

秋八月以禮部尚書顧鼎臣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夏言當國鼎臣恃先達且年長頗欲有所可否言

不悅鼎臣遂不敢與爭

九月尊獻皇帝廟號曰睿宗祔于太廟先是帝命議稱宗祔廟之禮集文武大臣于東閣嚴嵩與群臣議沮之

帝大不悅著明堂或問難嵩惶惶恐盡改前說條書禮儀其備且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次故殷有四

君一世而同廟宋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前事可據今皇考與孝宗當同一廟奏上羣臣無敢異議至是帝諭禮

臣曰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躬宜薦宗稱乃改太宗廟號為成祖尊獻皇帝廟號為睿宗遂奉睿宗主祔太

廟復配享上帝于元極寶殿

冬十一月上皇上帝大號帝以獻皇帝既稱宗配帝乃躬詣南郊上皇上帝大號恭進冊表禮成還詣太

廟加上高皇帝高皇后尊號是日皇后助行亞獻禮文武官命婦陪祀嚴嵩奏慶雲見請受羣臣朝賀又為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上之帝悅命付史

十二月章聖皇太后蔣氏崩贈慈孝皇后先是帝營壽陵于大峪山在昌平府西北及是太后崩將奉獻皇帝改葬馬駙

馬都尉崔元尚書張璠等為奉迎禮儀使已帝親詣大峪相視復令議奉太后南詣合葬嚴嵩等言靈駕北來

慈宮南詣共一舉耳如初議便帝意終未決因止元等毋行而令指揮趙俊南往啓視幽宮于是親幸承天之

議起

李時卒文時在閣帝待之不如張孚敬夏言然頗少責辱恩禮亦始終不替及是卒贈太傅

紀十八年春二月立子載壘帝第二子為皇太子封載堉帝第三子為裕王載圳帝第四子為景王後之藩安陸

起翟鑾為兵部尚書行邊先是鑾以憂歸服闋久不召夏言顧鼎臣居政府鑾與謀召已及是帝將南巡欲謁

慮塞上有警議遣重臣巡視言等因薦鑾改兵部尚書節制諸邊

以曾子裔孫質粹字好古吉安永豐人為世襲五經博士張孚敬卒孚敬卒于家帝至承天始聞之傷悼不已

贈太師孚敬剛明果敢持身特廉痛惡職吏一時芑苴路絕而性狠復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吏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離山而不名其卒也禮

官請謚帝取危身奉上之諱特謚曰文忠

帝如承天謁顯陵夏四月還京師趙俊自承天還言顯陵不吉帝欲親詣承天周閣下兆九卿大臣許讚呂柟等

諫帝曰朕豈空行哉為吾母耳乃命宣城伯衛鐸華亭人遂安伯陳璉已人志及顧鼎臣等輔太子居守遂如

承天夏言嚴嵩等扈從出行次衛輝夜四更行宮火從官倉猝不知帝所在錦衣衛指揮使陸炳負帝出御乘輿帝自是愛幸炳炳之先平湖人後隸錦衣衛炳母帝乳媪也三月至承

天謁顯陵命作新宮曰待合葬也越三日享上帝于龍飛殿奉睿宗配秩于國社國稷徧禱祀又三日御龍飛

殿受賀謁陵畢嚴嵩請表賀夏言請俟還京帝報罷意大不悅嵩知帝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指固以請帝乃曰禮樂自天子出可也令表賀帝自是不悅言詔赦天下給復承天三年免湖廣田賦

五之二畿內河南三之一歸過慶都本漢望都縣金改今仍舊屬保定府從臣請祀堯母在望都縣城內帝曰帝堯父母異陵可徵

合葬非古既至京復詣大峪審視曰大峪不如純德北以顯陵所在故改名卒定南祔之議

羽餐始藉中官
延譽驟得輔政
繼謀復召交結
閣臣其非端人
明矣夏言自命
仇直何亦瞻狗
私情共相援引
可見當時朋黨
之局牢不可破
言尚不免鼎臣
庸庸之輩夫復
何尤

彗星見

五月夏言罷尋諭留之。邇國公郭勛勛以獻皇帝得幸害言寵嚴嵩亦心妬言遂相與構之會帝自承天還復

幸大峪山言進居守勅稍遲帝大怒責言怠慢不恭命還前賜銀章言前賜銀章文曰學博才優得密封言事并累所降手勅言惶

懼謝罪請免追銀章手勅為子孫百世榮詞甚哀帝怒不已疑言毀損令禮部追取削言勳階言以祇薦皇天

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有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令致仕言乃以手勅四百餘并銀章上之居數日帝怒解命止行復諭入直

言疏謝帝悅諭令勵初忠秉公持正免眾怨言心知所云眾怨者勳輩也再疏謝謂自處不敢後他人一志孤

立為眾所忌帝復不悅詰責之惶恐謝乃已未幾以所追銀章手勅還之

復以梁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為戶部尚書材初長戶部力祛宿弊以忤權貴失帝眷及尚書李廷相罷帝念材廉廷

臣亦交薦召復原官材三掌國計砥節守公如一日帝嘗曰尚書得如材者十二人無憂天下矣

六月雷震奉先殿詔廷臣自陳都御史王廷相字子衡奏曰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

不飭賄賂公行臣職憲紀宜先罷斥意蓋斥嚴嵩張璠輩也帝但諭留而已

秋閏七月葬慈孝皇后于顯陵

河南饑命戶部侍郎王杲字景初賑之時河南災甚杲請急發帑詔齋臨清倉銀五萬兩以行既至復請發十

五萬兩全活不可勝計

庚十九年春正月翟鑾還京復入閣鑾之行邊也諸邊文武大吏俱齎鞭郊迎惟恐不得當鑾意饋遺不貲既

事竣歸裝千輅用遺賁近遂復以原官入閣

夏五月詔勲戚子弟入監肄業司業王同祖字繩武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失教故也請勅公侯伯子弟未仕

者悉入成均俟學有可觀奏請敘蔭不率者糾治從之尋命已任事者亦送監肄業于是少年勲戚爭以入學

為榮矣

秋八月殺太僕卿楊最字殿之射洪人時帝好神仙給事中顧存仁字伯剛太倉人高金石州人王納言信陽人皆以直諫得罪會

方士段朝用以所煉白金器百餘因郭勛以進云以盛飲食物供齋醮即神仙可致也帝立召與語大悅朝用

言帝居深宮無與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帝益悅即諭廷臣令太子監國朕少假一二年再親政舉

朝愕不敢言最抗疏諫曰陛下春秋方壯乃興言及此不過得一方士欲服食求神仙耳夫神仙乃山棲澗鍊

者所為豈有高居紫閣衣文王食而能白日翬舉者臣雖至愚不敢奉詔帝怒立下詔獄杖殺之監國議亦罷

明年朝用伏誅隆慶初贈最副都御史諡忠節

九月劉天和敗濟農于黑水苑在固原西斬其子錫沙王舊作小十王今改濟農連年入寇邊將禦之屢被殺傷是年七

月寇萬全右衛總兵官白爵逆戰再敗之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壓會澤潞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

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尚文尚文優將材負氣桀驁所至與文吏競文吏又往往挫折之以故彌

令立功尚文盡銳奮擊之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甯夏巡撫楊守禮字秉節蒲州人總兵任傑等復邀擊

于鐵柱泉在靈州花馬池西南有泉百步明時以寇入必飲馬于此築堡守之敗之進天和南京戶部尚書以守禮總督軍務尚文復都督同知

冬十月顧鼎臣卒文康鼎臣素柔媚其居政府謹事真言不能為及是卒贈太保

時二十年春二月下監察御史楊爵字伯珍富平人于獄時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歲頻旱元日微雪夏

言嚴嵩作頌稱賀爵撫膺太息上疏言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體無不受患猶且奔競成風賄賂

公行遇災不憂非瑞稱賀邪佞日親諂臣日遠此大憂也因歷陳諸弊其一以郭勛奸蠹任用肆毒其二以工

廷曠廢其四以崇信方術濫加保傳其五以阻抑言路忠蓋杜口詞俱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

屏其家人不納飲食屢瀕于死處之泰然主事周天佐字子頌晉江人御史浦鉉字汝器文登人疏救先後死獄中自是無敢

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九 明世宗皇帝

言者

天佑與爵無生平交入獄時爵第隔扉相說而已比三日天佑不勝楚遂死屍出獄大興民有祭而哭之

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後數日卒隆慶初天佑贈光祿卿銓贈光祿少卿

夏四月置安南都統使司

毛伯溫等督師至廣西傳檄諭莫登庸能束身歸命即待以不死登庸乃率從子文

明及諸部目入鎮南關

在廣西太平府憑祥州西南左右石山道上土地軍民籍請奉正朔永為藩臣伯溫承制

許之納其圖籍權令還國聽命疏聞帝大喜詔改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更十三道為十三

宣撫司各設同知副使僉事聽都統黜陟三歲一貢以為常併令覈黎甯真偽如果黎氏後割所據四府傳奉

祀事否則已之伯溫受命歲餘不發一矢而安南定由帝本不欲用兵故也

九廟災

五月以兵部侍郎王以旂

字士招江甯人總理河漕時黃河南徙決野雞岡在歸德府

塞徐呂二洪竭漕舟膠總河郭持平久治不效乃命以旂督理以旂言黃河遷徙不常不能借以濟運宜濬山

東諸泉入野雞岡新開河道以濟徐呂而築長隄沛縣以南聚水如牕河制從之

秋八月昭聖太后張氏崩

諡孝康皇后

夏言罷九月郭勛以罪下獄冬十月言復入閣言勛交惡日甚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自陳乞罷不允昭聖太

后崩詔問太子服制言報疏有謬字帝切責言言謝罪且乞還家治疾帝益怒令致仕及將出都詣西苑齋宮

叩首謝帝憐之俾還私第治疾俟後命時勛以言官重劾給事中戚繼賢等劾勛

寵直內苑忌勛帝從容問元言勛皆朕股肱相姑何也元不對帝問言歸何時曰俟聖誕後乃敢請又問勛何

疾曰勛無疾言歸即出耳帝領之言官知帝眷言惡勛因共劾勛勛辨語諄諄先是帝給勛勅與兵部尚書王

領言官劾之勛疏辨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

有何必更勞賜勅語帝怒責勛無人臣禮給事中高時安人因盡發勛貪縱不法十數事遂下勛錦衣獄復

郭勛縱恣妄行
給惡已久言官
豈無見聞何前
此喋無一語及

揣知勳之主眷
晉移即爾紛紛
補牆陽博不畏
疆禦之老而陰

行揭舉取巧之
術明代諫垣雖
有實出仇直者
而似此復鄙者
正復不少

夏言經國不如
寇準而疏脫略
相似其援引嚴
嵩亦猶準之遇
丁謂卒致為所
擠陷情事復同
小人反噬固不
足道然謂之姦
狡易見嵩之柔
和難窺且準僅
以拂鬚微詞成
隙而言再相後

詔言入直方言在告時閣事多取裁決及治勳獄排根批抵悉其指授朝士方惡勳不以咎言也勳下獄後帝念其曾贊大禮論鎮撫司勿加刑訊奏上當勳罪斬帝以奏當不明令法司覆勘法司更當勳不執罪斬沒入妻孥田宅奏上留中不下帝意本欲寬勳屢示意指而廷臣惡勳終為不喻指者更坐重辟久之勳竟死獄中

十一月葬孝康皇后

二十一年夏六月諳達寇山西先是諳達遣使款大同詔卻之諳達與濟農遂分道入犯及是復遣使求貢大同巡撫龍大有茶陵州人誘縛之詭言用計擒獲詔磔于市敵怒入掠朔州以下注俱見前抵廣武由太原南下沁汾復從忻崞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等戰死敵遂從雁門故道而去未幾濟農死其子朗台吉舊作狼台吉今改後仿此等散處河西勢分諳達獨盛歲數擾邊

秋七月己酉朔日食

夏言罷八月以禮部尚書嚴嵩兼武英殿大學士預機務言再罷再相帝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及初帝以奉道

嘗御香葉冠因刻沉香冠五賜言等言以非人臣法服不奉詔帝怒甚嵩因召對冠之寵以輕沙帝見益內

親嵩而欲去言嵩因傾之嵩與言同鄉科第先言而位下之始倚言事之謹言入閣援嵩自代以門客畜之不疑也言既失帝意權斥呼嵩與謀嵩已潛造陶仲文第謀讞言代其位言知甚溫諛言官劾嵩帝方憐之

不聽也兩人遂大相嵩因嵩見傾首兩斥想言見凌狀帝使悉陳言罪嵩遂振暴其短陶仲文方士初名典真黃岡人

會日食既帝手詔以為下慢上之咎落言職閑住言既去醮祀青祠非嵩無當帝意者遂代言入閣

嵩時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夕直西施板房未嘗一歸洗沐帝謂其勤益信之嵩無他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帝英察自信果刑戮

頗護已短嵩以故得周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記云

九月作雷壇錮工部員外郎劉魁字學書泰州人于獄帝用陶仲文言建雷壇于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

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驚棺以待遂上章曰頃營天享殿大高元殿工費以億萬計土木衣文繡

匠作班朱紫道流所居擬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為此不經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于

廷錮之詔獄

冬十月宮婢楊金英謀逆伏誅殺端妃曹氏帝宿曹妃宮宮婢楊金英同帝熟寢以組縊帝項未絕有走告皇
后者后馳救得變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王甯嬪實謀又言端妃亦與知時帝病悸不能言后傳
旨收端妃甯嬪及金英等悉磔于市久之帝始知妃冤

癸卯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秋九月逮巡按山東御史葉經字叔明上虞人杖殺之嚴嵩與經有宿憾當在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及是經

按山東監鄉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非諍激帝怒下禮部參論尚書張璠字敬甫等阿旨請逮考試官周鏞

提調布政使陳儒及經等并治嵩密言試事盡由御史帝乃降旨斥文中語為狂悖經杖八十為民創重卒鏞

儒等謫官由嵩報復也嵩借事殺異先是嵩相甫踰月御史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即劾之比之四凶請急誅斥帝雖醜

讓瑜然未深罪嵩亦以初得政未敢顯為擠陷故瑜得居職如故及經杖死嵩益發舒其後効嵩者希得免矣

瑜後以大計嵩囑主者黜之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鵬沈良材陳璫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

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並瑜劾嵩者也王鵬字翥孟金壇人沈良材泰州人陳璫餘姚人喻時光山人

陳紹上虞人童漢臣錢塘人何維柏字喬仲南海人

冬十月梁顏入寇攻圍暴田峪在昌平州北有關口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等往援乃退

甲辰二十三年秋八月翟鑾罷嚴嵩入閣鑾以資地居其上嵩怒之嗾言官劾其子嵩緣居進士遂斥為民

汝孝與其師崔奇勛所親焦清同舉進士嵩與給事中王文等劾其有弊帝怒下吏部都察院鑾疏辨帝

益怒曰鑾被劾待勘敢先漬擾耶二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執鑾父子奇勛清及分考官等皆為民

九月以吏部尚書許瓚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時大權一歸嚴嵩瓚不

得預票擬瓚常歎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觀人因屢乞休
冬十月諸達入寇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諸達自萬全右衛毀牆入掠蔚州直抵完縣京師戒嚴命速總督

至以威氣凌高
奮若如隸無怪
得禍之更烈也
金英謀逆一事
嘉靖既宿曹妃
宮則妃自不得
辭不謹之愆若
竟謂其與婢同
謀則無此情理
蓋金英即肆兇
謀勢必慮人聞
見彼走告者焉
從遽知且其人
亦必同係曹妃
宮婢當此危懸
呼吸救難刻遲
乃不近自妃而
遠自后其為搆
陷顯然方后復
乘嘉靖疾憊之
時輒收妃婚與
逆婢誅滅口
謂非后之妬害
其誰信之然其
致此大變則由
嘉靖不德明作
將傾故亡徵先
見耳

宣大兵部尚書翟鵬字志南撫甯衛人巡撫薊鎮都御史朱方下謫在病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

而以侍郎張漢代之方以建議撤諸路防秋兵致嚴乘間入犯亦命逮繫

十一月加方士陶仲文少師仲文由吏員需次京師故與邵元節善元節年老宮中里青見治不效因薦仲文

以符水嚙劍絕宮中妖被寵幸尋授少保禮部尚書未幾加少傅至是大同攢聞譖帝歸功上元加仲文少師

仍兼傅保後復以禱雨功封恭城伯帝自二十年遭宮婢之變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磨若臣

盛端明朱隆禧輩皆緣以進可學無錫一端明饒平人隆禧岷山人

己二十四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重建太廟成建殿九間仍復舊制同堂聚享位皆南向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其後為祧廟以藏祧主

秋八月張璠卒論文簡

九月召夏言復入閣帝微覺嚴嵩貪橫復召用言言至復盛氣陵嵩出其上凡所批答略不顧嵩嵩不敢吐

一語所引用私人言多斥之亦不敢救銜刺骨而言以廢事久務張權所譴逐亦不盡當御史陳其學以鹽法

事劾崔元及錦衣都督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造言請死炳行三千金求解不得長跪泣謝罪乃已二人與嵩

比而構言言不悟

楚世子英耀弒其父顯榕伏誅英耀性淫惡悉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逆

會元夕後張燈置酒饗王別宴武岡王顯槐顯槐弟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座後以銅瓜擊王腦立斃顯槐驚救被

傷得免英耀徙王屍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扶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帝命駙馬都尉鄔景和岷山人尚孝宗

等往鞠得寔及是詔逮入京告大廟磔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冬十一月許讚罷讚求去帝責其忘君愛身落職聞住其官追論文廟

明世宗皇帝

全言雖力卻苞
其而狗私意以
市恩廢法又宜
得謂之公正自
持者耶

二十五年春正月。謫御史周冕。資縣人。為通海縣元置今屬雲南臨安府。典史。時太子生十一年尚未出閣講學。冕極言

膠教不可緩。帝怒。謫之。

三月四川白草番。前見。亂。遣何卿。成都人。充總兵官討平之。卿初鎮松潘十七年。威名素著。會以北警召卿入衛。

至是番人亂。復命卿往討。卿至。將士咸喜。乃會巡撫張時徹。字惟靜。靜人。討擒賊渠倖斬于計。克四十餘寨。毀其硯

房。獲馬牛器械無算。久之賊盡平。在明年四月。于是松潘威茂間行旅往來無粟患。邊境安堵。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是秋。諳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塞門。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而遣前參將李珍。陝西人。坐事奪銑復加錄用。擄巢于馬梁山。在榆林府北。後敵始退。

秋八月。天鼓鳴。

冬十月。故建昌侯張延齡棄市。初。延齡下獄。後奸人劉東山發其手書。有君道賞罰不明。字延齡。復加訕上罪。

長繫如故。至是竟斬西市。

和二十六年夏四月。諳達求責拒之。自龍大有誘執虜使。後諳達連歲犯邊不已。及是奉印信番文。詣邊陳款。

總督侍郎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以聞。時萬達方修築邊牆。因再疏言。自冬涉春。虜使屢至。其詞益恭。似宜允許。況今

版築方興。正當羈縻。使無侵擾。帝責其罔瀆不聽。萬達在邊。帝深倚任。所奏無不聽納。嘗議撤山西內關。雁門關。在雁門。

偏頭兵。併力守禦。大同外邊巡撫孫繼魯。字道甫。雲南人。力陳不可。帝納萬達言。遂速繼魯下獄。死。繼魯先知淮安府。以忤中官被逮。夏言救免。繼魯不謝。言怒。及是言不為。死。遂死獄中。獨議諳達貢事。與帝意左。再被責讓。益是時。曾銑建言。復套。夏言主之。故力絀貢

議云。銳素著功名。寇居河套久。為中國患。上言。賊據河套。侵擾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

服。入套則寇延庭。寘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

馬肥。弓勁。失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藁。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

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搗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村官驍發砲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官。命諸邊臣議之。俱以為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為非計。帝方驚銳議。上不省。

敵騎近居河套
資畜牧之利出
入自如。為邊
患。雖有議復
套。自屬善。遂
著其所條列。亦
具中機宜。統屬

奇蹟場意在林
馬屬兵以恢復
與圖自任宜得
答其大喜功
當時廷臣心懷
怯懦不肯一矢
加遺論封毫無
主見轉以銑之
銳志出師為非
計當嘉靖意方
何銳尚爾紛起
執持追朝局中
更速以銑為啟
費費功沈克西
市君若臣苟且
畏難之習終於
不可挽回國勢
阿克振乎

秋七月河決曹縣。水入城二尺漫金鄉魚臺定陶城武衝穀亭。鎮名在魚臺縣東明時為漕艘往來要地陸慶後運河東徙鎮遂廢河臣曾瀚請

于趙皮寨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一名張錄口諸口穿支河以分水勢從之。

冬十二月大內火釋楊爵等子獄。初爵既下獄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並以言事同繫三人

死議誦不輟爵于獄中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忘其困歷五年不釋久之有神降于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

妄帝怒命東廠追戮爵等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參飯畢即就道復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至

是大高元殿災帝禱于露臺雲中若有所聞遂傳詔釋之爵居家二年卒陸慶初贈光祿卿諡忠介

皇后方氏崩諡孝烈

戰二十七年春正月夏言罷。言素慷慨以經濟自許會曾銑議復河套欲倚以成大功因密薦銑謂羣臣無如

銑忠者銑為兵繕塞輒破敵帝亦頗嚮之令言擬旨優獎者再銑喜益銳志出師條上方略廷議一如銑言帝

怒中變降旨詰責詞甚厲曰今逐賊河套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嚴嵩知帝意遂極言河套必不可復廷臣

亦盡反前議如嵩說嵩乃力攻言謂向擬旨褒銑臣皆不與聞言始大懼謝罪且言嵩初未嘗異議今胡乃盡

季子帝已入嵩譖怒不可解盡奪言官階令言致仕初言與嵩同直西苑帝數使小內監詣言所言買氣岸

而短言言追青詞取具而已往往失帝有嵩聞愈精治其事由是嵩益被寵而言者漸移及套議起嵩復從中陰謀之以激帝怒言遂貶

三月殺總督侍郎曾銑。兵部侍郎萬總字平甫濟陽人等劾銑罔上貪功擅開邊釁逮下獄出兵部尚書王以旂代之

先是咸甯侯仇鸞銑之子鎮甘肅以貪縱為銑所劾遂逮問嚴嵩雅稱鸞至是代鸞獄中草奏誣夏言納銑金所

善同邑蘇綱言繼妻父也方銑建議復套時綱亟稱之言益信銑為可辨因力主其議及是嵩代鸞誣奏銑劾鉤鉅萬屬綱賂言交關為奸利法司承帝旨坐銑交結近侍律斬西市

妻子流二千里並逮言下吏出鸞于獄銑有膽畧長于用兵性特廉既死家無餘貲陸慶初贈尚書諡忠愍

夏五月葬孝烈皇后于永陵在昌平州陽翠嶺詔曰皇后比救朕危奉天濟難其以元后禮葬預名葬地曰永陵

秋七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殺前華蓋殿大學士夏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隨車曰噫吾死矣上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

不兩日鸞何以知益嚴嵩與崔元輩詐為鸞疏以傾臣嵩靜言庸遠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子

專政似司馬懿臣生死係嵩掌握惟耶悉曲賜保全帝不省獄成論死法司援議貴議能條以上帝怒切責之

猶言及前不戴香冠事會諸達寇居庸嵩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死遂棄言帝妻蘇氏流廣西從子主事

克承從孫尚寶承朝慶皆削籍言豪邁有俊才縱橫辯博人莫能屈初被特眷日與議禮諸賢人抗及居政府

微浸為帝所厭裁決機務頗專恣物議亦不悉協特因其為嵩誣陷以死人才惡嵩故于言益深惜之隆慶初復官諡文忠

配二十八年春二月以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本餘姚人為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並預機務夏言得罪死嚴嵩遂獨相至是治本以疏遠入閣治自南京吏部召益不敢預可否嘿嘿而已

諸達寇宣府大同總兵官周尙文擊敗之敵犯宣府滴水崖在宣化府赤城縣東南石崖滴水把總江瀚指揮

董賜戰死全軍覆沒范永宵明縣永樂中置今省故城在宣化府延慶州東有都司駐此尙文力戰敗之斬其魁尙文清約愛士善用間知

敵中曲折故戰輒有功嚴嵩父子以宿憾尙文初僉後府高子世蕃為府都事驕蹇謀傾陷之帝方藉以抗疆

敵故讒不得入未幾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東字宗安會稽人以為言嵩激帝怒錮之詔獄東繫獄十八年其妻

有老親年已八十有九哀病侵尋朝不計夕臣妾欲歸奉舅則夫之體弱無資欲留養夫則舅又旦夕待盡輒

轉思維進退無策臣願代夫繫獄令夫得送父終年仍還赴繫實惟陛下莫大之德法司亦為請帝終不許帝

亦以聞一日鸞囑于東前東謾語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忍心動輒東還家其父已前死矣隆慶初起

故官不赴卒于家周尙文追贈太傅諡武襄

三月辛未朔日食

皇太子載壻卒

嚴嵩懼言已非一日曾銑之獄不過借銑以傾言持言既悉嵩奸險情形則何不早為糾劾直至羅織已成始藉此欲圖挽救乎蓋高居心陰賊言久墮其術中而不覺非特仇鸞之疏由於嵩所詐為即前此復奪之議中變亦安知非嵩失德遂以陰售其奸遂窺見意旨遂從而下石乎至法司為言按請實錄益蘭嘉靖之念因及不戴香冠事或疑嘉靖本意在於殺言豈知不戴香冠亦由嵩以龍紗獻媚有意相刑以醜成其罪小人傾

版區則乃至是

秋七月倭寇浙東 初倭雖通貢而瀕海州縣數被侵掠倭自永樂未貢使不至宣德中命琉球國王轉諭之使

而肆攻掠不得則 然利中國互市每貢所攜私物逾貢數十倍舊制于浙江設市舶提舉司駐甯波海舶至則

平其直制馭之權在官及帝初年廢市舶不設市舶司舊以中官主之會倭使宋素卿宗設嚴禁至五爭真偽

殺大肆焚掠而去事聞詔逮素卿及恩并治遂撤 濱海奸人遂開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甯波之雙嶼為之

市舶議者謂當罷者中官非市舶也然卒罷之 濱海奸人遂開出中國財物與倭交易居甯波之雙嶼為之

主屢貢倭直已而嚴通番之禁倭使互市往往留海濱不去內地諸奸多為之囊遂移之貴官勢家負直愈其

倭糧匱不得返大怨恨奸民勾之遂煽為亂朝議設重臣巡撫浙江兼統福建沿海諸府以都御史朱統元子

人為之統至嚴為申禁獲交通者不俟命輒以便宜斬之由是浙閩大姓素為倭內主者失利而怨統又數騰

疏于朝顯言大姓通倭狀聞浙人咸惡之而閩尤甚巡按御史周亮閩人也上疏詆統請改巡撫為巡視以殺

其權其黨在朝者左右之竟如其請御史陳九德復劾統擅殺財渠閩人黎光頭數為倭主已復引佛遣官按

問罷統職統仰藥死自是海禁復弛亂益滋甚至竄走一空終帝之世迄無甯歲

九月采顏三衛犯遼東

戊戌二十九年秋八月諸達犯京師 先是夏六月諸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副總兵林椿戰死敵引去傳箭諸部

大舉至是循潮河川南下至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率薊鎮兵禦之敵陽引滿內嚮而別遣精騎自間道潰牆

入汝孝兵潰遂大掠懷柔圍順義長馳至通州營白河東時巡撫御史王忬奏言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達

夜半寇果大至阻白河不得 分兵剽昌平犯諸陵殺掠不可勝紀京師戒嚴詔各鎮勤王分遣文武大臣各九

人守京城九門急集諸營兵僅四五萬老弱半之是時禁軍冊籍皆虛數又半役內外提督大臣家不歸伍在

發 久之不能軍詔城中居民及四方入應武舉者悉登陴守命都御史商大節字孟節率五城御史統之發帑

金五千兩令便宜募壯士時寇已自通州渡河而西前鋒七百騎駐安定門外教場遂薄都城會大同總兵官

朱三氏自監軍

敵壘壓郊曹家國安危所係嚴高身居政府自宜急籌動寇之方以安都邑乃詔百方督趣進兵而高竟視同隔膜阻撓出師惟慮釐下失利之難以彌縫倖其飽而馳去罔上縱敵喪盡義良其罪殆視黷貨擅權而更重至丁汝襲受指使而按兵不舉楊守謙託持重而臨陳不前其罪駭服上刑情罪惟允高獨得倖逃憲綱亦未聞廷臣糾劾及之非特國紀凌夷言路諸臣亦宜能辭咎耶

仇鸞巡撫保定都御史楊守謙字允亨各以兵至帝拜鸞大將軍節制諸路兵馬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時勤王兵先後五六萬人皆聞變即赴未齎糧糧制下犒師牛酒諸費皆不知所出戶部文移往復越二三日軍士始得數餅餌益饑疲不任戰帝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白廷臣多以為言不許禮部尚書徐階復固請乃許之羣臣味爽入至日晡帝始御奉天殿不發一詞但命階奉敕諭切責百官而趣諸將戰其急兵部尚書丁汝襲字大章以咨嚴嵩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上無不知誰執其咎寇飽自颺去耳汝襲因不敢主戰且承嵩意戒諸將勿輕舉守謙以孤軍薄諸達黨而陳無後繼亦不敢戰于是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輒以汝襲及守謙為辭寇遂燬城外廬舍火光燭天亦莫能救城西北隅內臣園宅在焉環泣帝前曰將帥為文臣制故得至此帝怒守謙益甚寇縱橫內地凡八日本無意攻城且所掠已過望乃整輜重將趨白羊口在昌平州西有城亦曰白楊而去仇鸞尾之寇猝返鸞兵潰死傷千餘人寇由徐由古北口出塞諸將收斬遺屍得八十餘級以捷聞帝優詔慰鸞加太保賜金幣汝襲守謙拿市帝將大行謀以懲後汝襲窘求救于嵩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及見帝帝怒甚竟不敢言汝襲臨死始知為嵩所賣守謙性遲重客有勸之戰者應曰周亞夫何人乎客曰公誤矣今日何得比漢法守謙不納竟得罪方寇薄通州時詔副都御史王儀以兵二千往守巡按王符奏其虛大同軍大同軍者仇鸞兵也及寇退帝立命建儀斥為民而擢符僉都御史代之王儀字克敬文安人謫諭德趙貞吉字孟靜為荔波典史方諳達薄都城以謾書求責詔百官集議貞吉奮袖太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徐階曰君必有良策貞吉請追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東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諭諸將力戰退敵時帝遣中使囑廷臣曰中草發一語獨聞貞吉言心壯之召入左順門令手疏便宜立擢諭德兼監察御史奉勅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嚴嵩心惡之先是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嵩嵩辭不見貞吉怒叱門者適趙文華至謂貞吉曰公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厲聲曰汝輩安知天下事嵩聞之大恨趙文華惡人會撰勅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予一卒護行時寇騎充斥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明日即復命帝怒謂貞吉漫無區畫徒為周尚文沈東遊說下獄廷杖謫荔波典史